

2018株洲楼市总评榜昨日举行颁奖

2018, 哪些房企更受欢迎? 2019, 哪些项目更受关注?

2018年是株洲房地产行业风起云涌的一年,株洲楼市究竟完成了一份怎样的答卷?2019年,株洲房地产市场又将何去何从?

昨日,由株洲晚报、腾讯智慧城市株洲以及世联行举办的“2018株洲楼市总评榜颁奖盛典”在株洲大汉·希尔顿酒店举行,众多业内精英齐聚一堂,畅谈行业大势,把脉楼市发展。



精品楼盘代表上台领奖
汤洪忠 摄

房地产行业竞争加剧

过去一年,“分类调控、因城施策”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效果继续显现,可喜的是,株洲房地产市场迎来供销两旺的局面,也使得更多开发商对株洲新房市场信心十足。然而,火热的楼市过后,需要的更是冷静的深度总结。

“2019年,株洲房地产行业有风险更有机遇,唯有品牌和口碑,才能赢得消费者信赖,才能在市场独占鳌头。”世联行株洲分公司策划总监严博文

“用数字来说话”,分享了2018年株洲年度成交、房价数据、市场走势等情况,并现场解析2019年株洲楼市预判,给开发商和消费者以宝贵的参考意见。

近年来,“互联网+”概念、“数字经济”等概率异军突起,成为重构商业模式的符号,腾讯智慧房产湖南区域总经理陈勇现场分享了《万物智联新时代——腾讯智慧城市市场应用解决方案》,为大家在数字时代赢得竞争,提供思考。

1家品牌开发商、 19家精品楼盘获殊荣

经过专业的评选,株洲天易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获评诚信品牌开发商。碧桂园·江山一品、中泰·财富湘江等19个精品楼盘分别获得2018品质大盘、教育配套大盘等奖项。株洲天易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获评诚信品牌开发商。

该榜单由株洲晚报、腾讯智慧城市株洲以及世联行联合发布,株洲晚报是株洲最受欢迎的市民报,世联行经过多年的行业经验沉淀及发展,形成了专业的数据研究系统,赋予了榜单更为权威、客观的诠释,使之成为株洲行业内备受肯定的具有影响力的榜单。

株洲日报社党组书记、社长赵先辉在颁奖典礼上介绍,2018年,株洲日报社成绩显著,报纸的权威性更加显著,覆盖面更加广泛,影响力更加深远,新媒体发展一马当先,已经形成了拥有包括网络媒体、户外媒体、微博、微信等众多新媒体在内的全媒体矩阵平台,为株洲房地产行业传播正能量,获得了市民和企业的一致认可。2019年,株洲日报社将继续主动适应新常态,扩大影响力,助力房地产行业稳定健康发展,推动株洲经济、文化事业不断向前超越。(记者 周嵩)

获奖楼盘及开发商

【排名不分先后】

高科·万丰上院·湖韵二期
美的 梧桐庄园
株洲金茂悦
华晨·金水湾
奥园湖畔一号
望云印象
云峰雅郡
伟大青龙湾
日盛大厦

中建·玥熙台
经世龙城
中天·春藤小镇
碧桂园·江山一品
中泰·财富湘江
北大资源·未名1898
绿地城际空间站
亿都·澜庭
中建·江湾一号

株洲天易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
一样“回家难”,一样有“高铁” 古代“春运”那些事儿

回家过年,永远是中国人年底的主题。

春运,是现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有的社会现象,它是一种发生在春节前后的特殊运输季,背后则是庞大的人口短期集中性流动。因此从狭义来说古人是没有春运的,但是从广义来说,从春节出现那时起,春运现象在古代就存在了,也一样的有“回家难”……

古代中国有春运吗?

春节,是中国人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的节日,在一年所有节日里,春节最重要,持续时间也最长,民间俗称“过年”。过年与平日最大的不同是,一家人欢聚一堂,坐到一起吃年夜饭,共享家庭之乐。因此,除非迫不得已,每个家庭成员都会赶回来,与家人一起过年。

大家争着“过年回家”,便应该是古代春运的源头。为何过年时一定要回家?笔者考证一下,可能传说“年”是个恶兽有关。传说,“年”长着四只角四只足,力大无比,在每年的最后一天,即除夕便会出来作祟。当时生产力低下,个体对付“年”的能力不足,人多力量大,于是全家人守在一起,等着“年”的来到,合力把“年”赶走。试想,如果因为你未回家,而导致家被“年”祸害了,那将是多大的不幸?所以不论怎么困难,有什么样的理由,在外的家庭成员都要赶回,助一臂之力。

为了赶走“年”这个坏东西,在一年最后一夜——除夕,全家都不敢睡觉——“守岁”风俗由此而来。

现代时空概念上的“年”,晚于过年风俗。据中国最早一部释义词典《尔雅》“岁名”条解释,“年”在唐尧时称为“载”、夏代称为“岁”,商代称为“祀”,一直到周代才称为“年”。据此可以推出在周代出现了现代春节的雏形——过年,古代的“春运”也就应该出现在这个时候。

需要指明的是,由于受自然、政策,特别是封建时代“父母在不远游”等礼俗因素的限制,过去人口流动的数量并不大,距离也不会远,“外出务工人员”并非古代春运的主体,以公务人士和商人为主。

古代春运也是“回家难”

春运期间最大的矛盾是运力不足,在古代运力问题同样存在。

由于道路建设落后和交通工具简单,许多人因为路途遥远,根本无法回家过年,即便到了交通相对发达的隋唐时期,“回家难”现象也无法改变。虽然史料上没有具体说明,但从当时诗人留下来的作品中可以看出。

隋代诗人薛道衡有一首挺有名的诗,叫《人日思归》。诗中写道:“入春才七日,离家已二年。人归落雁后,思发在花前。”薛道衡是河东汾阴(今山西万荣)人,他当时从北方来到南方。人日是正月初七,这说明薛道衡并未能及时赶回去与家人团聚,而是在外过年的。看看南方欢快的节日气氛,自己却独在异乡,所以诗中流露出了他心中无限的惆怅和思乡之情,从侧面说明了古代春运“回家难”之现象。

唐代诗人王湾也曾遇到了与薛道衡一样过年不能回家的情况。王湾是中原洛阳人,一生中“尝往来吴楚间”。有一年快过年时,他乘船到了今江苏镇江境内的北固山下,眼前水阔天长,独雁哀鸣,孤帆远行,再嗅嗅越来越浓的年味,王湾一下子动了感情,写下了《次北固山下》一诗,其中的“海日生残夜,江春入旧年”成了千古名句。

为了解决薛道衡、王湾这类“人在旅途”者回家过年难题,创造欢乐吉祥的节日气氛,古代官府也会积想办法,尽量不在快过年的时候安排外出公务。而相当于今天普通“打工仔”的外出谋生者、经商人士,则会早早动身起程上路,避免延误。



▲古人出行

秦代的“高速公路”和“高铁”

“回家难”的背后实是“行路难”,解决春运矛盾,根本上是要解决交通问题。因此,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忘修路。

在殷商时代,中国古人便十分重视道路交通的建设,在安阳殷墟考古中便发现了大量车马坑。到了秦代,中国的陆路交通水平突飞猛进,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,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全国性公路网,这给“春运”提供了便捷。

据《汉书·贾山传》记载,“秦为驰道於天下……道广五十步,三丈而树,厚筑其外,隐以金椎,树以青松。”驰道是秦国的国道,从记载来看,驰道并不输于现代高速公路。折算一下,此驰道宽达69米。不只路宽,路旁边还栽植松树,注意绿化降噪,这在当时算是世界第一。

一般认为驰道是皇帝专用,其实这是一种误解,驰道是“天子道”不错,但“道若

古代春运大巴——畜力车

陆路交通在古代春运中占有主导地位,随着后期造船技术的日益成熟,水上交通便成了江南和沿海海地区旅客出行的主要方式,这一方式直到近几十年,才退出春运客流市场。

影响春运效率的,除了路况以外,还有运输工具。中国不只是最早修筑高速公路和使用轨道交通的国家,还发明了各种运输工具。国外学者认为,车为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5世纪时首创,其实中国人也不晚,使用也很早,史料记载在4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就有车了。

在古代,驱车动力主要是人力和畜力。中国最早的人力车是犂,犂是轿子的前身,之后又有犂车、独轮车、鸡公车、黄包车、三轮车。黄包车和三轮车出现较晚,黄包车是19世纪末由日本传入中国的,因此北京人称之为“东洋车”。

长途运输,特别是物流主要靠畜力车,它是中国古代的大巴。有马车、驴车、骡车、牛车等,其中马车是古代春运最主要的工具,和现代长途大巴一样重要,至今在北方个别地方的路上仍能看到马车。

畜力车也分好多种:犂车、犂车、安车、犂车、犂车、传车、兵(军)车等。犂车是一种轻便车,结构简单,车体材料档次

今之中道”,也就是说驰道是多功的,中央部分(3丈宽)才是速度较快的皇帝专车用道,别的车和人只能走一边,就与现代全封闭高速公路分出快、慢车道,如出一辙。

除了驰道,秦时还有直道,轨路等。轨路是什么路?是当时的高铁。当然轨道非铁轨,是用硬木做的,下垫枕木,除了工程材料不同外,与现代铁路基本没有什么区别。马车行驶在上面,速度超快。

秦代有“高铁”,这一惊人结论结合现代考古发现推测出来的,该遗址位于今河南南阳境内,轨路的存在让《史记》中所谓“车同轨”有了新的解释。

需要说明的是,秦代的公路网并不是当时春运的需要而修建的,而是出于军事战略物资输送的考虑,但它对诸如过年这样的民间风俗影响,却是不容忽视的。可以理解古代春运史上的第一条高速公路。

也低;犂车则是大货车,送人时则变成了大客车。安车就比较高级了,是政府官员或VIP贵宾乘坐的,相当于现代高级轿车。犂车是一种卧车,有窗,可调节车内温度,这车子相当于现代豪华房车,是“总统专车”,只有皇帝才能使用,不属于古代春运工具,在秦始皇死后,竟然成了高级“灵车”。

古代春运的主体也是普通人,一般能坐个犂车回家就很显摆了。大多数人只能靠两条腿或牲畜代步,实现“回家过年”的心愿。因为不是一天能到家的,古代路边的小饭店、家庭旅馆、官办驿站也多,食宿方便。



▲南北朝时高级“大巴”——陶牛车(北齐)